



2017



第一屆運動文青獎
散文組 得獎作品集



／主辦單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共同教育委員會普通體育組
／協辦單位／ 共同教育委員會國文教育組、公共事務中心

目錄

運動文青獎得獎名單.....	3
散文組.....	4
第一名 彭浩齊《曖昧與愛上—記愛上划船》.....	4
第二名 高盛榕《千里迢迢，擊劍之路》.....	8
第二名 黃亮清《下場》.....	13
第二名 陳典楨《接住》.....	18
第三名 丁鳳吟《劍》.....	21
第三名 邱明怡《常常我想起那座山》.....	24
佳作.....	28
林零《吸吐之間》.....	28
林欣頤《辣著臉》.....	34
邱詠仁《跑》.....	37
高翔煜《於是汗水弄濕眼睛》.....	41
郭珉傑《走出自我的時光》.....	44
吳珮彤《獨與群》.....	47

運動文青獎散文組得獎名單

系所	姓名	獲獎組別	名次	作品名稱	獎金金額
國文碩	彭浩齊	散文組	第一名	曖昧與愛上— 記愛上划船	10000
人發 107	高盛榕	散文組	第二名	千里迢迢，擊劍之路	8000
歷史碩	黃亮清	散文組	第二名	下場	8000
公領 110	陳典楨	散文組	第三名	接住	4000
國文 109	丁鳳吟	散文組	第三名	劍	4000
國文 110	邱明怡	散文組	第三名	常常我想起那座山	4000
企管 110	林零	散文組	佳作	吸吐之間	2000
衛教 110	林欣頤	散文組	佳作	辣著臉	2000
臺文 109	邱詠仁	散文組	佳作	跑	2000
社教 108	高翔煜	散文組	佳作	於是汗水弄濕眼睛	2000
工教 108	郭珉傑	散文組	佳作	走出自我的時光	2000
國文 109	吳珮彤	散文組	佳作	獨與群	2000

散文組

第一名

彭浩齊《曖昧與愛上——記愛上划船》

快速駛過的車子一輛接著一輛，天空與大地之間發出陣陣迴響。在蘆洲與五股之間的成蘆橋下，二重疏洪道這一帶規劃為都會生態公園，早晨的日曙還正稀微，細雨便已澆潤過堤畔整片柔軟的綠茵，使得高灘地一帶的地景青而又青，彷彿昨日的星色仍深藏著，飽含新亮的光芒。此處鄰近洪水平原洲子尾，洲仔尾溝已改稱為微風運河，時有各式水上活動舉辦，人群駢肩雜遝喧鬧著，龍舟隊的伙伴見人數到齊，喊著開始帶領大家做暖身操，預備登船。

我參加的龍舟隊名為彩虹重擊，是一支以同志為主，透過網路集結而成的年輕隊伍；就好像林野間有多情的青年優游擊壤，那音響迴盪於荒茫的天地，吸引徘徊的同類抬頭，聞聲跟從。我們嘯聚於水邊，內心各有各的感觸與震顫，如果說弱小的人也有弱小的夢想，何妨那就讓我們一起壯大？我和隊上一起報名了高雄的城市盃國際龍舟錦標賽，提早三個月為了競賽準備，每週六日都登船練習，練習一次就是一上午，開始前隊員間總是瀰漫著一股聯誼的和諧氣氛，同志身份凝聚了向心力。其實以我們經歷之淺薄，大家心裡都知道要奪得名次不太可能，但是我們都有志於歷練，每次暖身以後大家圍聚著呼口號，

都像一隻蓄勁以後發出的鳴鏑，射向曠遠的天地，其中除了壯懷雄心，更似乎飽含著催情的觸媒，使人不由自主渴望全力以赴。

隨著隊員彳亍的腳步來到碼頭，隔壁的輕艇隊剛結束練習，一個男孩子還看不清模樣便躍入河中，偕同岸上的夥伴打算將輕艇搬移離水，他在河中嘻笑著，載浮載沉，一顆頭露出水面，輪廓深邃五官立體，雙眼好像深山中一頭迅捷的獵豹，穿越萬千溪徑來到此處縱情遊行。我看得出神，亟欲想進一步查探隱藏在水中，身體的秘密。此時隊員正忙著舀出龍舟裡的積水，見我愣佇在一旁，出言調侃使我有些難為情，我卻依舊注視著那男孩子。「嘩！」幾個從容的動作之間，他已經將輕艇搬離出水，自己也跟著俐落地上岸了，盼睞生姿風情萬種；我注意到他因為浸過冷涼的河水，身體上的每一寸皮膚都繃緊著，肌肉線條格外結實明顯，褲子穿得極低腰，恥骨與鼠蹊上緣袒露，讓人心跳一時紊亂，不再敢直盯著看，我轉頭默數著河道上的水波，若無其事地上了船，開始早晨的團體練習。

不知不覺中日光已經被及四表，才看清楚堤內原來雜英滿甸，竹籬沿著運河道排列，好像牙齒緊緊咬嚙著大地的舌頭，一路直向無涯的遠方，我們就在這近處的幾百公尺內沿洄來去、按表操課。教練帶著我們起先以一百槳暖身，然後空槳蹬船，隊員把槳暫時放在一邊，延展外側肩膀將手盡量地伸直以後，隨著教練一聲一聲的節奏呼喊，以腳發力，急遽地扭轉回身體，全船要使發力點一致；接著教練帶我

們做間歇的訓練，龍舟的前半組以全力划三十槳以後，後半組再以全力划三十槳，輪流反覆數次，由於乘載著所有人而只有一半的人動作，這對初學的我而言有些吃力，但是在眾人一片踔厲風發之中，精神隨著興致完全會聚到靈魂的最深處，我絲毫不感覺疲倦，直撐到最後兩、三百槳的長程練習，始終沒有鬆手放棄。

坐踞在龍舟橫木與船艙交接的直角處，身體向前方低俯以將手臂與肩膀向前延伸，增展力臂的長度，一聲令下，刺槳入水，身體向後曳引，如撐起一竿，水面幾個小小的漩渦順著木槳向後撥去的水流轉動著，許許多多的浮沫在水流散去處發出嘩啦嘩啦的聲音。組間休息的時刻，我沐浴著秋日的野風，抬頭看著沙鷗掠岸疾疾飛去，水聲、松聲、鳥聲、岸旁時現時隱的卡拉 OK 聲，參錯並奏，而時間也悄悄地以光影為暗號，在綠樹扶疏繁雜的枝葉間，肆意流淌著。

練習告一段落之後，船員由後而前兩兩左右交換，預備返航，彼此的心情也輕鬆了起來，閒歌欸乃清波之上，幾片褐紅色的落葉從遠處漂盪而來，不多久就消失得無影無蹤。我看得入神，回槳的動作落後而激迸起水花，濺濕了前頭的隊員，除了抱歉以外，其中好像又感到一種情趣，是善意與寬容裡瀰漫著一點點曖昧，止於羞澀的聯想，在閃亮的日光與波光間，傳遞自在的訊息。

一支同志的龍舟隊伍，能逆流划得多遠？聽一位隊員說，每次他黎明即起帶著槳出門時，心是踏實的，卻在家人詢問行蹤的時候，仿

佛做了壞事般地掩飾，說不清自己參加什麼團體，更惟恐家人到場支持鼓勵。我們標榜性別友善，渴望尊嚴地活在陽光下，但一艘船少不了一個人，一個人離不開一支隊伍，原來運動也會和身分抵觸，也有掙扎與兩難，水涵天影，山川歷歷，但一切都不能曝光。

野風瑟瑟吹著，我無語看著宿鳥歸投向幽邃的遠方，遺落滿地松濤。那位隊員告訴我，暫時忘了吧，都是愛的一部分，如果距離意味著守護，他甘心作一名夢遊者，在虛構的世界同我們跋涉。說完以後，他在我身旁輕輕地哼著歌，不復言語。河風清漾，霞彩滿天，我們兩人在斜暉之下，端詳著河流的肌理，好像世間一切的煩惱，隨著淙淙水流都將渤潏傾瀉往浩渺的大海；恍惚中，他將手搭在我的肩上，我感覺我們的心是相通的。

第二名

高盛榕《千里迢迢，擊劍之路》

一位成熟的擊劍選手，懂得鋒芒畢露的危險性，驕傲讓人急躁，看不清眼前的變化。選手以長度接近百公分的劍身，在直線賽道上來回周旋，等待最佳的出手時機。

比賽進入決勝點，猶如真劍對決，下一劍將定勝負。擊劍選手懂得鋒芒畢露的危險性，但此時劍不出鞘，更待何時！

在對手步步進逼下，我只能不斷後退。後退的同時，我持續將劍向前伸試探他的意圖，想誘使他沉不住氣而出劍。在我不斷地干擾下，他終於耐不住性子，快速向前一個弓步，他手上的劍像是子彈般擊發出來，這一劍來的又快又兇。

「你在打西洋劍喔！好特別的運動。」每次跟朋友介紹擊劍時，他們總會忍不住驚訝地說。擊劍在台灣算是比較冷門的運動，也常被和劍道搞混。兩者最大的差異是持劍方式，擊劍是單手劍；後者是雙手持劍，因其不同的歷史緣由，發展出了不同比賽方式和規則。大學時我才在社團接觸到這項運動，近幾年擊劍的發展逐漸蓬勃，世大運後更大大提升了關注的程度。

劍就要刺向我之際，我加速後退，退到了對方攻擊範圍外。此時攻擊權轉移至我身上，輪到我向前進攻。我謹慎地緩緩向前追擊，避免對方突襲。我以手指控制劍頭，不斷改變劍身指著的方向，等待對

手露出破綻的一瞬間。

「西洋劍最重要的就是耐心和距離，太急或是距離沒控制好，必死無疑。」教練在一次次訓練和比賽不斷提醒我們，比賽中必須不斷動腦和觀察。

不要害怕，距離一到就該出手。

我將持劍手以最快速度向前伸直，使劍尖直逼對方產生威脅。後腳作為彈簧，前腳向前快速踢出，有如蓄勢待發的弓。唰的一聲，身體在空中呈現弓箭步的姿態，無畏得朝靶心飛去。「學長，會不會痛啊！」剛開始學習擊劍時，我總無法拿捏刺擊的力道，儘管學長穿著防護衣和面罩，我仍會擔心地不敢用力，怕刺痛了他。

「放心，學長有胸肌，不怕。」學長拍了拍胸口保證後，說明了防護衣的安全性，並告訴我劍道上可沒有人會對我仁慈。成為學長後，我也如此告訴我的學弟妹，學長有胸肌，不要怕。

擊劍選手必須果決。害怕對方的撥擋而不敢長刺的話，怎麼可能刺到對手。此時飛出的劍頭已逼近至對方來不擊退開的距離，如同我的預料般，他將手上的劍快速向左平移作撥擋，要將我刺向他的劍擋至身體外面。並在擋開後迅速回擊。

兩劍交鋒的瞬間，就像戰場上對峙已久的兩軍，終於有一方打破了僵局。勝負將會瞬間出現，彼此埋下作為陷阱的地雷，即將引爆。

「鈍劍在西洋劍三種劍種中，比賽節奏最為綿長。很難一次

攻擊就打到對方，不能只有一個動作就結束了。」教練指出我的壞習慣。攻擊只是誘餌，藏在表面下的驚濤駭浪才是我的目的。

就在兩劍要接觸之際，我輕輕將三根手指頭放開，前方的劍頭隨之下沉，我再迅速抓起使劍身轉出了一個漂亮的圓弧，饒過對手的劍身，使對方的防守撲了個空。我的劍繼續前行，如入無人之境，直搗對手城門，勝利就在眼前。

擊劍有三種不同的劍種，鈍劍、軍刀和銳劍。軍刀源自於古代歐洲的騎兵隊，攻擊方式以劈砍為主，腰部以上皆為攻擊範圍，三者中比賽節奏最快。銳劍和鈍劍則以刺擊作為攻擊方式，銳劍源發自歐洲賭上生命和尊嚴的決鬥劍，全身皆是攻擊範圍。我修習的鈍劍來自宮廷間比試的娛樂劍，攻擊範圍限於無袖背心的大小和咽喉處。

三種劍種有各自不同的攻擊方式和戰術，起初只是懵懵懂懂也不知道自己合適哪一種。鈍劍講求耐心與靈巧度，在社團因為筋太硬被稱為鋼鐵人的我經歷了一段自我懷疑的撞牆期。但發現自己喜歡上後，手中的劍說什麼也不願意放下。

劍刺上身體後，劍身向上彎曲出絕美的弧度，那是擊劍選手所追求的美，只存在擊中對手的當下。

嘩！

作為裁判用的電審器在刺中的瞬間應聲響起，亮起的色燈顯示有一方擊中了對手有效部位。時間彷彿在這一刻凝結，一切都慢了下來。

來，我想那是各類運動中，在重要時刻共有的寂靜。

觀眾席爆出一陣陣歡呼聲，裁判舉起了在對手方的手，積累的情緒終於爆發，對手像是擁抱般向看台展開雙手，吼出了對於勝利到來的喜悅。拿下面罩後，雙方吻劍敬禮後握手，我低頭看見往下擺的劍，在冷冷的反光下似乎有些落寞。

本以為將攻進城門，卻在準備破門而入時，重了伏兵，他第一個的撥擋只是幌子，在我繞過他的防守後，他迅速將手拉回。

這一次，確實將我的劍擋在外面。

我緩緩地走下賽道，低著頭真希望自己還戴著面罩。

「比賽結束了，劍還握那麼緊幹麻逆。」教練拍了拍我的肩膀說，不要垂頭喪氣，你已經是一位獨當一面的選手了。

我聽見有人喊著我的名字，抬起頭看見一群人朝我衝了過來，模糊的視線下我感覺手上的頭盔被拿走。「吼!把劍給我啦!」手上的劍被換成了水壺。此起彼落地拍肩和鼓勵聲中，我被帶向一個座位坐下。這時我才真正放鬆了下來，比賽已經結束了阿。

「真可惜啊!最後那劍明明轉得很漂亮，等一下看我的吧!」

下一場軍刀比賽即將開始。

我想說不可惜啊!因為擊劍，我才認識了你們這群好夥伴。

擊劍的魅力很難形容，戴上面罩彷彿進入了另一個時空，銀色的光影在劍道上來回交鋒，那一刻好像全世界都為了我們屏息，眼裡只

剩下眼前的對手。

我將劍收回鞘中，等待下一次鋒芒。

第二名

黃亮清《下場》

下場就在不到一秒鐘的時間內，我像是雲霄飛車般的噴射而出，被對手摔了出去。躺在地板上仰望天花板的時候，只覺得聚光燈好刺眼。蜂鳴器的殘響未散，但已結束計時。還賴在地上不想起身，總覺得踩在塔塔米的時間還不夠長。

幾分鐘前，百坪的體育場，在我的視線裡只剩下眼前不到一平方米的單位。觀眾席上激烈的加油聲，像極了遙遠星球的語言吱吱喳喳，唯一清楚的，只有自己的心跳聲。隨著我離賽場越近，能看見的事物也越來越少，從一張榻榻米，到一個人，再到一張臉。那是有著黝黑皮膚，留著平頭，一張兇狠的臉。最後最後，只剩一雙眼睛。很奇怪地，我擔心起洗衣籃裡滿出的運動服，曬衣竿上永遠曬不乾的道服，以及痠痛貼布還剩幾張。

就在這個時候，裁判比出手勢讓我們敬禮入場，然後喊出「はじめ」，比賽開始。

我們凝視著彼此，雙手不停的向前嘗試抓握，想探出對方的底細。我伸出左手，誘騙他以右手抓擊，好用右手扯下他的右手；讓左手突破防禦，控制對方的後頸。但他並沒有上當，在我右手伸出的瞬間，就察覺這是個陷阱而縮手。假若我們在這樣僵持下去，很快就會因為消極進攻被判「指導」（犯規），想來必須更加積極的搶手才行。只是

接手的瞬間，我就明白他比我之前碰到的每個對手都強。

伴隨激烈的碰撞和腎上腺素的激發，練習累積的疲勞也感受不到了。然而不停抓握的手指關節，卻經不起對手一次又一次的猛力掙脫，腫脹的讓人難受。總覺得比賽才剛開始，卻已經喘了起來。那是我課後，跑操場四圈的疲憊程度。

我們彼此在抓到把位之後，輪番地出腳，或割或掃，但誰也沒能拿下對方，取得有效的攻擊。體力漸漸不支，第五圈，然後是第六圈……終於，在他一隻頂腳失敗的空檔，我突破他的防禦，左手啪的一聲，成功搭上他的後頸。右手帶動，抓到機會，跨出左腳，右腳跟著轉入，一個迴旋——這是內腿的標準姿勢。

內腿是我的得意技，也是我「打込み」最常練習的招式。「打込み」在中文有全神貫注的意思，但對於一位柔道選手而言，那是一種訓練，不停反覆一種摔法的訓練，我們叫他練功法。

賽場上施技的瞬間，和道場上的日常無異，在 0.4 秒的時候前腳踏出卡位，0.8 秒的時候釣起對方浮起的身軀與自身胸膛碰撞，1.2 秒的時候後腳追上，踏出沉穩有力的聲響，最終掃起來的前腿，和落下的對手形成兩秒一響的節奏，倆人一同捲下落地，但我並沒有迎接勝利。

「有効」(得分) 裁判的判決喊出，這並非決定性優勢的「技あり」(半勝)，也不是比賽結束的「一本」(全勝)。後腳取位不佳，導

致無法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但整個賽場突然清晰的起來，觀眾席上的吶喊聲，終於成為聽得懂的言語，全是在幫對手加油。「誰都有不能輸的壓力呢」我暗忖。

計時器時間剛走完一分鐘，只要再維持優勢三分鐘比賽結束，就能獲得勝利。

於是比賽持續僵持著，我的得意技內腿已經受到提防，難以施展。改變戰略後，數次以大外割強勢突破，但他的肌力比想像地更強，始終將我阻擋在攻擊範圍之外。而此時觀眾席繼續替他喊著「不要怕」的加油聲，卻激勵了我，證明了我還處在上風。再一次，他伸出右腳切入我的胯下，不成型的小內割。旋即我側身，將左腳拐到他的腳後，想轉成小外掛反摔。不料，我的上肢已經被他控制住，在重心被他破壞的情況下，最後還是向後傾倒。

「有効」我聽到裁判作出判決，分數拉平。

由於立技的失敗，我順勢把對手帶入地板，進入寢技。但沒想到當我雙腳勾上他的頸部，準備施展三角勒的時候。他用驚恐的眼神和我四目相望，旋即縮手護住自己的脖子。我頓了下來，他知道我要做甚麼……

眼見攻勢停止，裁判喊了「まで」(暫停)，結束地板，重新進入立技。這短暫的中止，卻讓疲憊感再次湧上身，全面的刺激我的神經。已是第十圈的疲憊感，體能快到極限了。

接下來的時間裡，我們從頭開始搶手。我明白必須速戰速決，直覺也告訴我不能故技重施。但已經沒有體力的我，卻無法思考任何事。再一次，我只聽得見自己的心跳聲。再一次，賽場的喊聲，成為吱吱喳喳的陌生語言。而對手似乎還未有一絲疲累，他的手仍然虎視眈眈，準備出擊。我該如何攻擊？大外割？內腿？過肩摔？小外掛？數十種的排列組合不停的在腦內轉動；哪一個才是練習時最常成功的技巧？如何才能奇襲？各種疑惑繼續在腦內自問自答。

我伸出手，就只是下意識地伸出手。甚至不是任何一種摔法，等我意識到這致命的錯誤時，出現在我眼前已是天花板。還沒回神，對方已迅速地扭上我的腋下，進行壓制。還有機會嗎？我豁盡最後的力氣，緊緊環抱他的腰，打算一舉後拋反制。不過，那不過是我殘存的戰意，沒有實質的體能作為支撐。事實上，蜂鳴器早已響起，他剛已經以一隻漂亮的單臂過肩摔贏得了「一本」。

聚光燈，刺眼的聚光燈，縱然是不甘心，也只能看著它下場了。

教練在選手區等我，我以45度角鞠躬向教練報告戰果。剛下場的時候，看他不在教練席上，還以為他走了。教練平時不愛說話，坐教練席的時候，只是沉默的看著自己的學生，也不像其他的教練大聲地提醒選手或下指導棋。從上場到下場，從來不說話。然後，我終於在賽後，聽到他的第一句話：「可惜了。」

回到觀眾席，脫下穿不到四分鐘，卻已溼透的道服。攤在椅子上，

看著仍在進行賽程的賽場。和比賽時的視線壓縮、聽覺選擇性失聰還有觸覺異常敏感相比，總覺得觀眾席上已是另外一個世界。賽場上每位選手的動作都異常的清晰，可能哪一位選手的攻勢不佳，又或是哪一位選手沒抓到反擊的機會，真的好希望自己能替代他們比一場。此刻，扼腕感突然猛爆。

每位選手在觀眾上等待的每分每秒，都希望能在下場的肉搏戰中，戰到賽程結束。握緊的雙拳很狠的槌了自己的大腿，可又止不住的佩服對手的實力超群，唯一能期待的只剩希望他獲得金牌，至少輸給第一名是與有榮焉。不過，無論還抱有甚麼情緒也是徒然，而今唯一的選擇也只剩回家了。

比賽的隔日教練並沒有宣布停止練習，摔落地的碰碰聲響，仍舊有節奏的從道館中傳出。我向道場敬禮後入內，抓起同學的道服做起「打込み」，但我的腦袋卻是空的，始終忘不記昨日的感覺。

在那兒，依舊是度過一個道服乾了又溼的夜晚，期待下場比賽。

第二名

陳典楨《接住》

「若我如流星般殞落，你仍會奮不顧身地接住我嗎？」這如同電影的情節對白，在我的青春篇章上留下深邃的一筆。

記憶中第一次注意到女孩時是在天氣微陰的校園球場，就稱呼她為「C」吧，當時C身著淺藍色運動服、梳著高馬尾並專心地注視著過網的排球、準備好接球的動作；那看似充滿專業架式的下一秒C便像是喜劇演員那般將球打出場外，再附帶一個失敗的側滾翻。此時在一旁觀看的我不禁笑出聲來，馬上被C狠狠地瞪了一眼，接著氣撲撲地說：「我才沒有跌倒，你才跌倒，你全家都跌倒！」這是我和C的第一次接觸，相當俏皮。

不久，我們就因為這個插曲和一次的聊天中熱絡了起來，分享彼此的生活、互相分擔情緒，也因為C的關係我接觸了排球。「即使是薄薄的手掌，也能在排球落地前以身體飛撲、手掌平行地面的方式救起來；千萬不要小看自己，也絕對不能放棄每一球喔！」C在某天的下課興奮地跑過來跟我說。「一點也不像把球打出場的喜劇演員會說的話。」我揶揄地回答著。「這是在排球動漫中學到的，很厲害吧！」她清秀臉蛋上那雙笑彎的眼睛和嘴旁的梨渦使我慢了一拍答話。「很厲害。」我輕聲說著。「你今天好奇怪。」C帶著狐疑的語氣看著我，我給她一個淺淺的微笑，並祈禱著當下的我並沒有臉紅；那時的我肯

定希望時光能永遠駐留那一刻。

在開始練習排球不久，我遇到了瓶頸，但是也找到了克服挫折的方法——那便是不斷地練習與抱持積極的心態。每天最快樂的事情莫過於看著自己的球技進步，感受 C 所說的排球魅力：在短短不到一秒與球接觸的瞬間，將所有的努力與希冀傾注於一瞬，這樣的過程就像是在編織青春的煙火一般，絢爛而美麗。

「上天替你關上一扇門，還會順便夾夾你的頭。」聽到她親口說申請上了不錯的學校，即將赴美留學。這大概是慘綠的我心中最震撼的時刻，當下的我有些反應不過來，但是立刻偽裝自己的心意並表示祝福；我永遠記得 C 當時失望的眼神和緊蹙的秀眉，語畢，C 立刻以我從未想像的快節奏走出我的視線。目送著 C 離去的背影，平時自認伶牙俐齒的我竟一句留住她的話也說不出。

在如同冰點的關係之下，我們倆沒有人願意率先開口跟對方說話；在走廊上偶然的會面在欲言又止與快步通過的矛盾中結束，覺得先開口就輸了——這種保護自己自尊心的想法，正一步一步的崩解我和 C 的關係；原先熱衷的排球練習，也因為這個原因而有了停滯。此刻的我，怨懟自己的不勇敢，卻不知道如何開口。

在 C 出國前的兩週的夜晚，我終於鼓起勇氣撥了電話給她。電話另一邊開頭便是一句：「我走了你真的不難過嗎？」她語帶哽咽地說；雖然被 C 突然的一句話嚇到了，可是這一次，我決定不逃避並給出了

我的答案：「當然會，難過死了；但是我仍然希望妳能出國唸書。」不給C說話的機會我接著說：「那是妳一直想要去的地方，我希望妳能變得更好。」「答應我，繼續打排球。」在沉默了大約半個世紀後她突然的一句話使我愣住了。「你打球的時候真的很帥。」她接著說。心中微微一喜的我假裝沒聽到的要求她再說一次，「沒聽到就算了，你聽不到，你全家都聽不到！」這大概是我人生中被罵得最開心的一次了；那一夜我們聊了很多，約定了要成為更好的自己，相信著彼此會在更好的地方相遇。

在C離開的前一天晚上，她問了我一個很奇怪的問題：「若我如流星般殞落，你仍會奮不顧身地接住我嗎？」丈二金剛如我在她的催促之下給了承諾。

「發球！」對手喊聲之後將球擊出，是一顆不難接的球，我擺出了預備姿勢，注視著過網的球，與C不同地方在於我完美地處理掉它，心中一股成就感油然而生——我接住了球，也接住了C；此時的她在北美寬闊的大陸上過著怎麼樣的生活呢？我不清楚，但是她一定也在努力著，在同一片藍天之下。「我算是守住承諾吧？」我這樣地向自己問道。

陽光下，我依稀看到一位梳著高馬尾、身著淺藍色運動服的女孩在青春的芬芳中，悠然而瀟灑。

第三名

丁鳳吟《劍》

鐵鑄的劍，經過燒熔鍛造；木造的劍，經過砍伐削修。在中國，俠客，一腔熱血，胸臆間吞吐萬丈豪情。背上，總背一把劍，濟弱扶傾，行俠仗義；在日本，武士，堅守道義，重誠講信。腰間配劍，表示身分，也是存在的證明。劍，不僅僅只是劍而已，劍，也是堅毅而不屈的靈魂。

去年，小雪初初過了，冬至還在後頭未至。清晨六點半，一屋子的寂靜未醒。

「喀啦」，在一屋子的寂靜裡，鑰匙在鎖孔中轉動的聲音格外清晰。半眯惺忪睡眼，我的目光穿過拉上的窗簾縫隙，看向家門口——只見大弟右手提竹劍，左肩上，荷著裝滿護具的大包，吃力地將鑰匙放入大包暗袋。我掀開被子一角，「哈秋！」羽絨被摺著的暖熱瞬間奔逃，寒氣讓我打了一個大大的噴嚏，腦袋瞬間清醒。我再次看向窗外，大弟穿著繡有校隊隊徽的薄長外套，黑色運動長褲，圍巾，毛帽，腳步稍不平衡地向對街的公車站牌移動。

這些，是他去年春天加入劍道校隊以來，每日，每日，不停歇的日常。

還記得幾個月前。「你們看你們看！這是今天教練發的竹劍！」一陣風似的衝入家門，大弟手中揮舞著嶄新的竹劍——嶄新的竹劍，套著透明的塑膠帶，劍尖和握柄處，包裹著潔白的棉布。坐在門前穿鞋板凳上，他迫不及待拆開封套，雙手緊握手柄，一揮。

「新招，是不是很帥？」小弟和我拍手叫好。小弟相準竹劍，飛撲，大喊：「我也要玩！」我們嘻笑、打鬧，淡黃色的竹劍，劍尖和

握柄處的嶄新白色棉布在傍晚的夕照中，有微微的光芒。

後來漸漸的，大弟每天走進家門的步伐，緩慢而沉重。每每他還未走近，我就嗅聞到微微的消毒水味——一道道傷痕，在他的手臂和雙腳，攀爬、蜿蜒。腳踝、小腿肚或大或小的擦傷，膝蓋大片大片的青紫交雜瘀青已是不足為怪的家常便飯。由於場地不足，他們總在水泥地而非木地板上練習。不比木地板有衝擊承载力、衝擊吸附力，水泥地板，粗糙而堅硬——儘管穿著加厚棉襪，在持續的加速前進練習後，他的腳掌，仍因為不斷的摩擦而起了水泡，每走一步，都必須小心翼翼地用腳尖輕觸地面，確認平衡穩定後，才能輕輕的將整個腳面放下；但就算如此，在練習強度一日日提升的訓練裡，這些水泡，彷彿輪班似的，無一倖免，一個接著一個，硬生生，破裂。他的身上，總是舊傷未除，又添新傷。每天，看他斜靠沙發，調整彎曲角度抬高雙腳，費力地清理傷口、費力地替傷口換藥，我不捨，但又知道不管說什麼都沒辦法減輕這些斑駁交錯的傷口所帶來的疼痛。「你怎麼這麼不小心？」這是最常說的一句話；而大弟回應我的，是沉默。

所以，我一直以為大弟遲早會無法忍受而放棄——直到，暑假的某一天清晨。

那天由於劍道教練另有安排，一星期前就宣布停練。因為昨晚睡眠品質極差，我一大清早就被鳥兒的啁啾驚醒。我心想：反正睡不著，不如到庭院——還沒走到庭院，一聲聲口號，節奏分明、頓點乾脆，穿透清晨的薄霧，鑽進我的耳中——只見大弟馬步微蹲，在中庭練習。他雙手執劍，劍柄被汗水浸濕處，原本包裹的白色棉布，混雜著灰塵，是灰黑色的；劍尖處的白色棉布，微微脫落，沾染塵土污漬，在晨曦中，因為陽光的反射，黑得發亮。

他的姿勢標準，兩腳疾速交替，前進、後退；擊打面、小手、腹，「Men」、「Kote」、「Do」，一擊得分。每一個動作，毫不含糊、一絲不

苟。竹劍在他的手中，靈活地以各種角度，舞動生風，不是道具、不是武器，人與竹劍，一體。一揮劍，他大喝，長嘯破空——竹劍不再是竹劍，他也不再只是他，兩者共生，不隨東西南北風。破空而來的劍氣，搖落草木花葉，讓大地為之搖撼與震動！

此時此刻，大弟的側臉線條，在朝陽下，深邃堅毅。我驚覺跟在我背後的、可愛的弟弟，已經長大，成為比我還高大的挺拔男孩。手執劍的他，已經準備好，踏上生命長征的旅途。揮劍，用無比的氣勢和破空的劍氣，捲起屬於他的驚天旋風。

第三名

邱明怡《常常我想起那座山》

「畫石是畫山的第一步，所謂的『石分三面』就是要顯山勢凹击以及石塊的立體感，畫石的步驟大致可分為鈎、皴(擦)、染、點或再增加『提』的程序。『鈎』，以中鋒或側鋒勾勒出石塊輪廓，定其形狀；『皴』，依山石紋理以各種線條或點，畫出石塊的質感……」

當國畫老師從兩點皴、斧劈皴、披麻皴、解索皴、雲頭皴……講解示範至「米點皴」時，我的心莫不為之一震，「此皴法為北宋畫家米芾、米友仁父子所獨創，它是以飽含水墨的橫點，密集點山，乾溼相間，展現其力度。最能表現江南山水間晨初雨後的雲霧變幻、煙樹朦朧之景象。」也有人認為，米家山水靈感來源於寫生，米點皴是米氏父子對大自然長期觀察體驗下的產物。

依稀記得我曾在手札中寫下一句的話：「週末的尾聲，以山林的行旅告結。」每次翻到這句心情隨筆，心中總有絲絲恬淡自適的滿足油然而生。「爬山」，是我最喜愛的休閒運動，在過程中總能意外發現新奇的事物，甚至有時還豐收了對人生的別樣思考模式。當我提筆寫下，從小記憶中的那座山便歷歷在目。小時候因為常感冒生病，於是爸爸以「週末家庭休閒出遊」之名，漸漸於無形中培養了我們一家人親近山水、擁抱藍天綠地的情懷，並以他引以自豪的理由——「運動能促進代謝，鍛鍊身體之餘亦能陶冶心靈，一箭雙鵰。」命我不能拒

絕!而如今回想起不禁令人莞爾,雖然當時總和妹妹半不情願的嚷著:

「怎麼又是爬山?我們想去其他地方玩啦!爸爸你看,新聞說那個遊樂園有生日優惠耶.....」可是這招撒嬌式說辭從來沒有成功!(爸爸就是鐵了心要我們運動。)而我認為我們也是從這些走訪山林的機緣裡,開始留心掩翳於的日常生活微不足道中,那些別緻動人的事物,開始用慧黠的眼、真摯深情的心去感受大自然,並賦予它另一番詮釋。

萬里長城登山步道——蜿蜒於稜線上連綿不絕的步道,似中國的萬里長城而得名,而「他」在我記憶裡也是如斯綿長。從小學時代的土徑,經整治規畫,鋪上石板,興建庭園,增加休息驛站.....小樹苗長成可供遮蔭的大樹。是的!我親手灌溉的植株長大了!曾在眾多颱風侵襲的夏季煩憂,那些暴風雨中的擔心,已隨著樹根深深扎入土壤中,而浮出地面的根則若滿溢的關懷之情。現在不必在颱風夜裡提心吊膽,害怕他柔弱不堪一擊,取而代之的是相信他能挺立於風雨、屹立不搖.....

那時的我,總會跟隨爸爸提水上山灌溉樹苗。熱心的山友在山腳下提供了許多「家庭號鮮奶瓶」與「六公升礦泉水空瓶」,我們雙手各提著一個沉重的水瓶,拾級而上,大珠小珠落石階。不過想到這就是花草樹木的生命之泉時,我辛勤從登山口提上幾百層階梯所流的汗水,已不再是是鹹鹹的疲憊,它昇華成心頭對小生命成長的期待與喜悅!

近十年的山林造訪，戀上了恣意徜徉天地間的那種清幽，雖非案牘勞形、塵務經心，但生活的壓力、課業的負擔，讓我藉著與大自然相晤，不斷為自己補給正能量。慢慢長大後，發現每一抹綠、每一簇紅，彷彿都有他和她自己的故事。於是我開始嘗試去認識、了解他們，

「原來山坡上這一大片白花就是馬齒莧！王寶釧苦守寒窯十八年常吃的野菜呀！」（但我所見的是園藝栽培種，而寶釧吃的是原種的葉。）

「飲料店常出現的洛神花茶食用部為原來不是『花』，而是『花萼』！」

「十年的生長，這兩排樹苗真的成為『樹林』了呢！慢步在林蔭下，清風拂面，放眼前方蒼鬱植被的層層山巒，蘇轍所謂的『快哉』，或許便是如此！」不僅知識的增長，耐力的養成（高中起，爬山如散步，已可臉不紅氣不喘地走完全程了），乃至於性靈的陶冶、情感的抒發——行筆至此，心中那座山已巍峨矗立眼前，於是我不禁再次憶起札記最後一頁的心情：

「新生初綻的嫩芽

漫布的石頭路

微顫走下陡坡

映入眼簾的

附生在樹幹上的蘭

雍容大度從容盛放

生命也是這樣嗎？

克服重重跋涉

便能走入嫣然花季

再見，蘭花園

再見

我的萬里長城.....」

如果說「米點皴」是米氏父子對大自然長期觀察下的創作，那麼一篇篇對山林的真情告白，一張張大自然的寫真，以及多年爬山培養出的恆心和耐力，就是我收到大自然最真切而雋永的美好餽贈。

佳作

林零《吸吐之間》

我佇立於游泳池邊，這陌生又熟悉的地方。無人的泳池理應平靜無波，但總是有不知從哪裡來的風使水面泛起一陣陣漣漪。我的思緒也隨之陷入波瀾中，回到了那一年.....。

由於小時候的耳疾，游泳之於我一直遙不可及的。

幼年時的耳疾使我的雙耳長期無法碰水，在學校游泳課中一直是缺席的。即便是多年後終於能下水了，我卻也因長期在游泳上的空白，而與同儕的程度有了雲泥之別，學校的老師沒有多餘的心思特別輔導我；於是學校的游泳課往往成為我的泡水時刻，邊嗅著刺鼻的消毒水味，邊有一下沒一下地做著因沒人指導而姿勢錯誤的打水，心中雖有些落寞卻也說不上真的難過。

然而，在我仍以肺呼吸的陸生動物自居，而對於自己不會游泳這件事感到心安理得時，卻被告知畢業門檻之一便是通過游泳二十五公尺的測驗。那時正值課業繁忙的三年級，而我只剩不到幾個禮拜的時間得學會游泳。

我放棄了無法短時間練成到足以游過二十五公尺的自由式，而雖然仰式有不用換氣的優點，但我始終無法克服仰臥在水裡的恐懼。我最終只能選擇蛙式，雖然在學校以自由式教學為主之下我從未接觸過，

我卻已別無選擇。

我在忙碌的課業中仍擠出時間練習，禮拜三、五留下練兩小時，週末更是游了近六個小時，爸爸是我嚴苛的教練，但令人灰心喪志的是我始終在原地踏步。蛙式需要手、腳與呼吸三者配合，手部動作我不久便學會了，但是腳部動作始終無法做到標準。為了揣摩，我反覆請爸爸示範和幫我調整腳的姿勢。最為艱困的永遠是換氣。呼吸這之於我們彷彿再自然不過、不須學習就會的本能，一到水裡卻成為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但要游過二十五公尺的距離不可能全程憋氣，我沒有逃避的權利。蛙式需在手划到胸前時抬頭出水面換氣，再潛入水中，但我總是抓不到正確的換氣節奏而一直嗆到水。此時我才猛然發覺，和水隔絕了多年的我，其實從未克服對水的畏懼。對於水我仍有一種本能的恐懼，會游泳的同學告訴我在水中要享受浮起來的舒服，然而對我而言，在水底我只不斷地聽見噁心的水鳴聲以及從內心深處發出要溺水的尖叫。望著早已通過測驗，在泳池裡自若地游來游去的同學，我卻只能永遠被困在岸邊，彷彿一艘擱淺的船。

在水裡我像個甫自母胎出生的嬰孩，狼狽掙扎著學習如何呼吸；回到陸地，我以為自己終於能自如呼吸，卻恰好相反。上了岸，我仍陷在無法喘息的沉重升學大海，試圖在其中尋找能昂首換氣的時間點。那時正值升學壓力巨大的三年級，距大考已破百日，我被淹沒在教室

的人海中，俯首抄筆記，抬頭看在講台上講課的老師，低頭是吐氣，抬首是吸氣，像換氣似地，一吸一吐之間，也不知道多少人是真正呼吸到，十幾歲的我們本該擁有的自由的空氣。上了岸，原來我們都仍在泳池裡，竭盡全力比著誰才有資格游過那升學考試的二十五公尺。

在水中奮力練習了四十幾小時，吃了不知是第幾口的苦澀池水，我終於在練習中游過了二十五公尺。其實我的蛙腳仍不標準，能過都是多虧我終於學會換氣了。我換了一種方式學習感覺換氣的節奏，利用身體自然地計算吐氣和吸氣的適當時間，終於學會換氣。

我懷著既緊張又期待的心情到了要測驗二十五公尺游泳的那日。學校游泳池是獨棟的建築，屋頂中央鑲嵌透明的玻璃，陽光便透過玻璃將湛藍泳池的中央染成浮光耀金的一片。終於輪到我測驗了，我俯身入池水中，冰冷的池水使我的腦袋瞬間一片空白，我趕忙將思緒拉回要完成的每一個動作。然而或許是因為我的腳部划水動作仍不甚標準，前進的速度比我預期的慢許多；儘管我奮力划水，我卻感覺自己在笨拙地原地打轉。由於我被排在最後一個測驗，同學們早已上岸盥洗換衣，偌大的泳池內只有替我測驗的老師與我，孤軍奮戰的滋味竟是如此難受。於是焦慮擴大內心本就存在的緊張，緊張的情緒像致命的病菌快速蔓延到身體的每一個細胞，急促的心跳聲震耳欲聾；我感覺自己的腳愈發沉重，划水的動作更吃力了。來到整段游程的中央，蔚藍的水下世界被陽光染金，我卻沒有心思欣賞，因為此時已到憋氣

的極限，我必須開始換氣。因為緊張，我的換氣過程不甚順利，出水面吸的空氣不夠，我急促地想再出水面換一次氣，卻不慎吸進一大口水；在水灌進鼻腔的一刻，我確切感受到溺水般真實的痛苦，我邊瘋狂地咳出水邊掙扎地用腳站了起來，卻也輸了這場測驗。我不記得我是如何上岸的，只記得我憑藉僅存的一點意志力忍著，直到我身在只有自己的淋浴間裡時，蹲在蓮蓬頭下無聲地痛哭。

當我以為一切就只能到此為止了，我卻獲得了再測驗一次的機會；其實我對此是感激的，卻也因此更加戒慎恐懼。也許是看出我的緊張，測驗前，老師告訴我：

「盡力於當下就好。生命的路或彎或直，不論到不到達，不代表你的努力都會是白費的。」

或許是道理太大，也或許是年紀太小，我沒聽明白這句話，因為在當時的我心裡只知道，無論付出了多少，花了多少時間練習，在這結果論的測驗中，只要游不過遙遠的那一頭，一切都沒有任何意義，都只是枉然。

我再次回到了泳池中，懷著更加倍的緊張。終於游到了泳程的一半，亦是上次測驗時失敗的地方；憶起不久前的那次失敗與水灌入鼻腔的難受，恐懼又再次攫住了我。然而此時，我突然想起那段話：「盡力於當下」，而我現在該做好的當下就是每一個划水和換氣動作，不去想要到哪裡，不去想還有多遠。當我開始只專注於當下每一個動作

時，全世界的聲音猶如瞬間被關掉了，只剩規律的踢水聲和我平緩的心跳聲；我可以感覺陽光透過屋頂的玻璃灑落在背上的溫暖，水不是冰冷的，我第一次在水裡感受平靜與自如。當手觸到了泳池池緣時，我才發覺自己已經抵達了，我游過了生命中第一個游泳的二十五公尺。

只是，命運往往是荒誕可笑的，關於游泳測驗是畢業門檻的事最後成為一場美麗的誤會。我理應為此感到生氣，但不知為何我卻沒有一絲白費力氣的怨懟，只有「終於把一件事完成了」的踏實感。

我當時沒去細想自己為何有那種感受就投入升學考試的準備，而在許多年過去了的如今再回首過往，每個人考上理想或不理想的學校、是否游過了那二十五公尺，竟也不是那麼重要了。我突然憶起老師告訴我的話，然後明白了。游泳測驗也罷，升學考試也罷，只要曾經努力過，生命沒有什麼經歷是白費力氣的。如同故事中立志追上太陽的人，勢必無法完成願望，但那不代表他的努力都會是徒然；因為最後他將發現，地球原來是圓的。只要盡心竭力過，生命沒有什麼經歷是沒有意義而白費力氣的，無論結局是否徒勞，無論最終是否會被時間淘洗得不留一絲痕跡。因為生命的經歷並不非得需要一個意義，它的曾經存在就是意義本身。在每一個人生命裡必須游過的二十五公尺中，重要的也許從來就不是結果，奮力前進的本身即是意義，只要每一次的划水和換氣都是盡力而真實存在過的，那就已足夠。

風停了，回憶的擾動隨著水面平靜下來而撫平，我的思緒也抽離回來現在。如今風平波息的水面自然看不到一絲上一刻被激起的水波蕩漾，但不意味著風激起的是枉然。風來了又走，卻留下了回憶；是那些曾經，堆積成了我的回憶，看似徒勞的奮力划水向前，吃力的一吸一吐之間，卻也是那些將我一路帶到如今的地方，成為現在的自己。那些曾經的存在本身就是意義，更留下無可替代的什麼在生命裡。風平波息，波瀾終復歸平靜，卻也不需惋惜，因為它已將意義刻進那一瞬的永恆裡，無法抹去。

林欣頤《辣著臉》

穩穩地躲在一半的黑裡。又來到這裡了，今天的目標是什麼呢？扭一扭腳，轉一轉手腕。我並沒有喜歡運動，只是硬要給自己找個理由。像是他。

操場只剩離月亮很近的大燈開著，照著半邊的天，讓我穩穩地躲在一半的黑裡。我喜歡這裡，大的可以容納我腦中的煩亂雜人鳥事，廣的可以打開手臂奔跑笑跳仍不被機械絞食，很涼爽空曠，可以安靜地容納我與他。他不認識我，我認識他。至少在我昏暗個天旋地轉的時候，我知道他在人群中看著，我不用害怕會這樣失去重心的喘，我可以把持得住不偏離跑道往他跑去。沿著紅土跑道，不看天，只看地上的白線，假裝自己是專注跑步的，往前的路無限延伸我的呼吸還有腳步。就在前頭會合了，越是這樣開玩笑地想眼前的路就會越短，我跑的會更起勁，把呼吸撐著往前衝刺。

演著專注跑步時，我會不小心失神的真的專心跑起來了。奔跑時會抬起肌肉再放下，到底給我推進力量的第一觸發點是什麼，我甚至連量詞都給不了他，是什麼製造了力量？當然我不要原文書裡的長篇大論，給我一個淺淺的笑就好。不知不覺跑到了第三圈，身體跟呼吸都變重了一點。就算大家都跑在同一條跑道上。然而我們的價值觀完全不同，他堅持到底，我只是想身在那個空間，呼吸一樣的空气。有時候這一條跑道會是一條曬著陽光的賽道，承載了榮耀與腎上腺素的

一瞬間，對比我在這裡苟延殘喘地跑著，感到有一點不好意思，擺動的手有點酸了。

他的體內深處，好像有什麼東西被刺穿，而且那個點湧出源源的力量，他直直地擴散到指尖。說是擴散，更精闢的說法是匯聚，這股能量的流速實在太快，讓他難以細細感受... 在那一瞬間，周邊所有聲音遠離，大腦冷澈又清晰。他就是這樣的喜歡跑步，我只能在遠遠的遠方辣著臉。不只這樣，還有他體內精密的血液流動，肌肉抽動的細節畫面，那副疲憊，那副旺盛的身體好像就是自己的，我都懂，也都願意懂。我還可以看到他奔行的軌跡留下的白色的光。也就是劃破夜空的流星，他是一條冷冽的銀色流光。永遠璀璨奪目。他一直想突破冰冷的數字，帶著自己到更好的境界，跟更強的人比賽，肯定更好的自己...。可是我並沒有喜歡運動，我要如何跟他說加油？陪他跑？我又追不上。直接跟他說？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裡。風變冷了，直直灌進我的袖口還有鼻腔，肺變得冰冰的，幸好我還是在前進中。風可以代表速度，也可以代表阻力。強風，代表速度很快，代表突破自己的壯烈。我說過了我只是苟延殘喘。可惡，喘這個字會越說越喘。卻也好像可以藉此看到自己因風而扭曲奮力的臉，喘個不停。好了，已經來到第六圈了，今天狀態不錯嘛。

我暗自竊喜著。

我們這個詞還無法使用，我與他還不夠資格被稱作我們。這樣很

好，我沒有要在意，你大可放心。我還在這樣沒有要做什麼的跑著，如果別人問起，就說是運動對健康很好，所以我跑。其實也更是其實運動對心情對我的一切都好，所以我現在在第七圈的三分之二。胡思亂想的本性在跑步中會到達最大值。血液熱辣辣的，燙的我再次感受到我是活生生的人，如湧泉如火把，運動是這麼寫實的畫作。我想到人類是渺小的雨點，以墜落的姿態著地，如彈藥，如風。

傷總是不可預測的一次性，每次困住時總是急於掙脫，反倒傷痕刻得更深，而這種傷總是特別難癒合。困難如題組，環環相扣接二連三墨色不即備載，不斷想挑戰更高的一座牆。而攀登的過程中，就是成長。像個小孩子窺望下一個平台有沒有自己的容身之處。盡頭未知，過客未知，連自己的面孔都未知。可以幫我傳達給他嗎？當你第一次與熟知的世界垂直，請你抓一把紅土在手裡，以一種沒見過的獨特斜率，畫一座標，將自己穩穩的定位，不要害怕。可以幫我傳達給他嗎？雨點一顆顆，折射了斑斕的光，墜落與否都變得不重要了。我們是那麼享受越界的竊喜，一種勝利宣示的不安感，是矛盾是輕狂，著了魔的人再也回不來，成了迷茫的個體，斷了線在彼端游離。

那是幸運的孩子的特權，而我在自己是不幸的這種假設前提下，選擇守在線裡，安靜的成長。最後一圈了吧，咬牙撐住。

邱詠仁《跑》

生命被時間洗刷，不停的流轉與竄動。高樓大廈，平房矮樓，柏油馬路，泥濘鄉道，都流轉成一屢屢細線從身旁跑過。越跑越遠，越跑越小，每一個巨大的光影都被揉成一顆小球往後拋，越滾越遠，越滾越小。

生命總是在奔跑，即使跌得灰頭土臉，仍要站起來繼續跑。

最近經常想起小時候學跑步的樣子。小學一年級，運動會要參加六十公尺的短跑競賽，我會和父親在家旁邊練習。那時適逢冬天，北部的田地休耕，恰好有一片被寒冬乾燥過了田地，可以讓我在上頭奔跑，在上頭跌倒，在上頭把自己弄得灰土土的。

父親會對著手錶為我計時，當他秒針對到整點喊開始的時候，我就會用力踢一腳後方的土，竭力地彈出然後奔跑，被踢飛的泥土成為一顆顆灰塵往後飛逝，田野邊的竹林則閃成千絲萬縷，從身旁掠過。

然後我會笑著和喘著走回頭，回到父親身邊，身邊作為防風林的竹林依舊排排的站著，擋著外邊的強風。

那時候，興許是年紀還小，四肢控制能力還不夠，時常為了把腳步拉得更快、更遠，不斷地把重心往前放，更用力的把自己的腿抬高伸遠，結果失了平衡，摔成一顆球，在地上滾了好幾圈，把全身滾得像小泥人。

當時的我像是咖啡色的薑餅人，是個孩子，有著圓圓大大又澄澈

透明的眼睛，嘴巴總是開開的，快樂的笑著。當拉起薑餅人僵硬的腳步要開始跑的時候，肯定會摔跤，像是拗折薑餅人的腿一樣，會斷掉，斷掉了還是笑著。

生命總是在奔跑，即使跑得漫無目的，世界也會推動我們繼續跑。

跑著跑著，流過了好多年的光景，也從小學跑到了中學。也不曉得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逐漸成為那一種被認定的「頭腦發達，四肢簡單」的人。考試成績的前三名都有我的份，運動比賽的六個賽道卻沒我的跑道。像是我人生的道路，被世界指引往了另一個方向，只剩下一條適合我的賽道，不是PU跑道，更不是泥土空地，而是踩著書本，走向城市。

高中的時候，跑步幾乎是整個學校的重點科目。每年都會舉辦很盛大的八公里路跑活動。在路跑活動前，全校體育課都會加強訓練，十圈，十一圈，十二圈.....，每一次上課就是多跑一圈操場。那時總覺得學校的操場味道一定很鹹，每天都浸泡著全校學生的汗水。

跑步在當時就像是例行公事，索然無味地繞著操場，身邊的景色沒有流動，不斷的重複，腳下踩的更是如此，從頭到尾都是令人燥熱的磚紅色。身體也漸漸成為可學習式的機器身體，體力越來越好，感受力越來越差，最後變得空洞麻木，只會重複著抬腳往前跑的動作。

第一次路跑那日，我們每一個人都被指定了一個號碼，號碼布的

背後有著電子晶片，跑過校門口的儀器時記錄，最後計算成績。全校的跑者蜂擁而出，有的興致勃勃地衝到了人群的頭，有的一開始使用走的，打算聊天散步與同學好友維繫感情，而我則是踩著本來訓練的步伐，踩著自己的節奏跑著，自己一個人跑著。

本來以為會像是跑操場一樣，空洞漫長，麻木無趣。而我卻進入了另外一種狀態，雖然踩著的是柏油路，但好像每一個踏步之間都在與土地對話，身邊的景物從身邊緩緩往後流動的時候，也為我灌入了新的感受。

長大了以後，跑步就也不會跌倒了。畢竟這時追求的不是快速，而是恆定與完成。在柏油路上路跑，跑過高中附近正在開發的地區，有的綠草如茵，有的已經重重高樓，也跑過流經中壢地區的老街溪。恆定的跑步，讓我在喘息間仍然能呼吸進不同的光景，在奔跑中仍能感受身邊景物的風采。

最後完成十公里回到學校，跑過校門口那時，旁邊流動的世界頓然靜止，而那些經歷的景色都化成了感動與喝采，在腦海裡鼓動。那時的我就像是脫胎換骨，看見了一個從未看見的世界，無論是汗水中折射出來的成就，還是在跑步狀態裡那一種全然專心地感知世界的模式。

生命總是在奔跑，即使曾經灰頭土臉，曾經漫無目的，曾經大汗淋漓，最終跑步教會我們沈澱與感受。

大學以後，跑離了原來生長的家鄉，跑進了充滿高樓大廈的台北。
仍然不停地跑，追逐生命。

跑步成為更個人的一件事，不再像從前一樣，全班一起繞著操場跑個十幾二十圈，一起在操場邊擦汗喝水抱怨體育老師。而是自願報名到城市廣場、邊緣或是河堤，再次感受不一樣的風景與生命。

路跑幾乎成為習慣。每當一有空的時候，總會報名體驗不一樣的
路跑。在都市路跑中感受摩天大廈和車馬喧囂；在夜跑中感受微風吹
拂和夜空中的皎潔月色、繁星點點；在河堤路跑中感受河邊的味道和
蜻蜓共舞.....

跑步就像是洗刷我的生命，跑步雖是動態的活動，但卻能在跑步
的過程中漸漸沈澱，沈澱平時繁忙生活，沈澱心情煩躁，沈澱自我困
境，重新感受自己，重新感受環境，重新感受社會，重新感受在社會
中活著的我們。

跑過高樓大廈，平房矮樓，柏油馬路，泥濘鄉道；跑過童年記憶，
中學煩悶，成年豁然。每一個生命的片段，都成為一縷縷細線，一絲
絲光影，都被揉成一顆顆小球往後拋，越滾越遠，越滾越小。雖然那
一些風景越來越遠，卻未曾消逝，仍然在我們人生的跑道上，留下了一
點紀錄，一些關於成長、關於追逐的痕跡。

高翔煜《於是汗水弄濕眼睛》

「啊你明天會早一點來練投嗎？」我問，並以一種超乎高中生年紀該有的點火技巧，悄悄燃起一根香菸。

他沒有說話，只是看著遠方。

吐納之後，他的右手失重，從嘴唇滑落。早已點起的菸積滿餘燼，被風吹起，也成為校園角落的粉塵。

這是每一個屬於我們日常終結。在溽暑的每一天，用煙霧飄渺作為一種儀式，結束五個小時的球隊生活。

通常夏天是這樣開始的。

坐上溫差永遠使人可能風寒的欣欣巴士。抵達位在球場下的教室，換上球鞋，提起人手一瓶的三公升冷水壺與毛巾，然後上樓。聽著蜂鳴器一分鐘一次的轟炸，不停來回接球、不停來回折返奔跑。接著是個人擺脫的單打練習，後來是進攻與防守陣型演練，然後是練習賽。

至於可能的心路歷程，則如下所述：傳球給有空檔的學長姐時球沒給好、把應該完美防守的對手放棄、犯上愚笨的錯誤種種。最後迎接喘息聲的，或許是五到十分鐘學長姐的謾罵，而依然必須點頭稱是，維繫團隊紀律；最後迎接懊悔情緒的，或許是一到兩小時，沒有人願意再多說什麼，為的可能是僅此一球的重大瑕疵；最後迎接失敗的，又或許是自此到離開之後，教練完全將你棄之不理的無限期禁閉。

「應該不會，我想多睡一點」

終於在吐完最後一口白煙之後回答我，煙蒂也隨之進入草叢，日復一日的積累，煙蒂建築成旺生野草之餘人為裝置藝術的一員。

嗯。我也只能如此回答，積極性的字眼，對於內心早已擊潰變成荒蕪的我們，已經沒有太多的激勵效果。

不論是任何運動，都有明星與板凳的差異，團體運動的隱性競爭，正是來自站穩先發球員的欲求。你可以從國中就是一個備受這項運動期待的明日之星，也可以在姍姍來遲的青春期中找不到自己可以穩固的角色，緩緩成為後備球員的一員。

或許談論我的案例，會讓這件事情變得透明，避開偽裝中立的敘事情緒。

我不是一個優秀的選手。八年，從享受樂趣的孩子，一夜之間必須學習成為大人，承受壓力、承擔勝負、承接每一代運動人眼中對冠軍的渴求。在被放棄的時間裏，一閃即逝的是許多次的機會，比方平手的關鍵得分，決勝的關鍵罰球，而我的結局是，失手砸碎勝利，在一場場全場耐心底限的期末考。

嘩，然後是一陣白芒圍繞著他和我。山下檳榔攤阿姨那邊買來的打火機再次點燃菸草，我們相距一公尺，依舊坐在女兒牆上。

我不知道他希不希望時間停止，或者逆轉到第一天報到之前。雖然運動員的鍛鍊是不會給我們幻想的空間的，但我總還是在敗北的時候，默默的給了後路式的坑將自己埋著。或許這樣就不會在現實過於

難堪吧？

汗水可能在不經意的時候弄濕衣服與雙手，然後是眼睛。

十歲的我找到的是，制式教室的考試與讀書不會有的自由與樂趣，我享受自己在球場上獲得成就的一刻，即便我是那麼弱小的身軀。教練總會在招生時告訴熱血近乎過動的孩子們，好好練球、拿下冠軍、出國比賽，之後你的路會是國立大學的入場券。

選手的家庭大多不太富裕、不太注重教育。有人管、有機會離開原先的家庭帶給你的資本，成為頂尖的運動員，謀得教職，是雙親和孩子共同的想像與美好結局。

而這段話的後面沒說明的殘酷是，浩渺的時間在川流後淘選的人能有多少出類拔萃？成功失敗、躋身菁英與否是緣份驅使的遊戲，高度競爭的世界裏，失敗者大抵也只能給予成功者讚揚，大抵也只能在現實的淘汰之中，牽掛著緣份，用殘存的浪漫幻想品嚐失敗。

香菸再次熄滅，這次燒的極短，就要燒到棕黃色的濾嘴了，我們只好扔下，我暗自期待他也跟我一樣，試圖把某些抽象的什麼丟下。帶著急停、瞬間加速而裂解的微血管與腳踝骨骼，我們下山，離開三公升冷水壺、離開蜂鳴器、離開今天、離開建築生活的一切。

現在回想那些日子，單純的天真是不再存有的註記，上了大學也不再繼續球隊生活，說是厭倦了吧。然而，我們也開始習慣明天，不約而同，即便我們曾經呢喃著不要給我明天。

郭珉傑 《走出自我的時光》

於是你開始習慣，在晨間交際時，用雙腳走出屬於你的時光！

來台北兩年了，日間的喧囂吵鬧，人潮擁擠，壓的我得步調變快，世事變得功利，時間讓我幾乎認不得自己，本質於是開始瓦解、崩潰，情緒上來，眼淚常常伴隨深夜叫我起床，是失眠，沒錯！每當我這樣，我總是習慣的強迫自己躲在屬於我的棉被裡潰堤，只因為我不願示弱，向台北示弱！

老家在台中海線，稻田是我家門一望無際景象，我喜歡沿著石頭、泥巴用腳踩出來的路，那種路有我努力開墾的痕跡，我喜歡用坪數去算出我今天走了多少的路，由我包圍起來的稻田，今年會有多少的豐收，我更喜歡用我的語言去詮釋我家前的美景，用行動去證明我家前阿公阿嬤永遠不懂的數學題！只是一切有了轉變，從我上了大學後.....。

大二下的某個深夜，我又失眠了，突然地好想呼吸新鮮的空氣，但卻又畏懼深夜裡的台北，充滿危險與不安，但這次我是真的是受不了了，於是穿著樸素簡單，拎起包，便快速地下了樓，手中緊握著學生證帶著恐懼地通過了宿舍重重關卡，終於掙脫了宿舍的包覆，來到了大門口前的師大路，那時凌晨四點半，至今記得是一隻雞都不願意啼的時刻，平時吵雜的師大夜市、車潮眾多的和平東路，在此時靜謐的像是另一個相反的時空，只是景物依舊，於是沒多想的我便沿著和

平東路直直地走向大安森林公園，好在夜晚的路燈，並沒有讓眼前的路是漆黑的，反而有種復古的味道，像是泛黃的古畫，刻印在我眼前，我故意走得慢一些，因為我希望時間過得快一些，凌晨近五點的空氣意外的新鮮，公園裡許多的樹木開始隨著天色泛白一起吐露出著我見不到的芬多精，很難想像這是在台北，這是我第一次覺得台北帶有一點人性的味道，走啊走啊，探索整座公園裡的秘境像是藏寶圖一樣，我走得慢，看得多，我看見了松鼠在大樹上神經質般地跳躍、時而躲時而藏，看見了部分的鳥兒在低頭收起羽翼蜷縮在池塘中間的人造林，有些起得早的鳥兒已經起床在梳理著待會的行程，我聽見各式各樣的蟲鳴，我嗅到許多不見經傳的花正緩緩地開，透出一點花香，隨後與新鮮空氣結合的芬芳，就這樣，走路像是沒有盡頭的陪我度過了一個美好的早晨，在大多數人都還在熟睡的時分，我享有一個人漫步的權利，做自己的時光！

於是本來沒什麼運動習慣的我，因為一次偶然的在大安森林公園裡閒晃，愛上了台北晨間時段走路漫遊，自此爾後，除非是特殊原因，我都起得早，穿好鞋、帶著水，就一個人出發，偶爾台大校園，偶爾蟾蜍山、甚至可以為了吃一頓好早餐特別走到中正紀念堂甚至最遠到了二二八公園，我十分享受走路的過程，而在過程後記錄著里程數，往往令我感到驚訝，常常一個月下來走的距離可以多達百公里之長，我的手機有偵測步行健康指數的功能，常常是受到手機傳來震動的讚

美及數據分析並搭配經證實的研究指出我的運動程度，當然，我變得更有精神了，從小腿肌結實的肌肉便可輕易發現，而過往我所不知的台北，也有了更多的感受，一路上的早餐店也光顧了不少，當然最重要的是，我已經不在棉被裡示弱了，因為我再也不需要示弱！

開始，我不在只是散步而已，開始，我參加了人生第一次的馬拉松，而這一切的開始，都因為我在某次失眠裡，選擇的不是躲在棉被裡哭泣，而是提起勇氣的在黑夜中勇敢地跨出宿舍的大門，意外的發現台北城的另一個時空，隨著時間的推移，步調的熟悉感上升，漸漸的化成助力，而起初的這樣一個念頭，讓我有開始長期運動的習慣，而這樣的習慣不是被迫式的改變，而是自發性的感受體驗，過程中的美好堆疊不斷，心情隨著身體的脈動一波波的向外舒張成平緩漣漪，而規律的散步，卻也成了改善我生活品質的部分！

冷颼颼的海風拂過我的臉，清晨時分，雙腳沾滿泥濘，是份熟悉的感覺，打著赤腳大步跨去，邁向收割稻田後銜接春季而撥種的油菜花，為早飯添菜而採集，阿嬤邊踩著稚嫩的菜心，邊用台語訓練我不輪轉的閩南語應答能力，豐收以後，我跟阿嬤祖孫倆走在不甚平的泥巴路上，阿嬤顯得有些吃力，剎那間，恍然大悟，城鄉間的差距，在平與不平間，散步讓我看得透徹！

吳珮彤《獨與群》

校園內的紅白建築，沉沉靜靜地退入夜幕裡。四周高樓匆匆嵌上一方方燈片似的光影。大學校園的操場上，運動的人們來來往往。我穿上搭配的運動服裝，來到操場慢跑。

小雪時節的晚風，訴說著溫柔的獨語。照明燈一盞盞甦醒，在無盡的時間跑道上，我一步一步向前跑，剎那間，操場彷彿變化為炫目的舞臺。月夜如斯，墨色渲染的夜空，明月外，望不見一顆星辰。而另一個夜晚，則是難得繁星點點，宛若眾神降臨妝點舞臺，賜予臺上的角色無邊光輝。

「舉繩！」國小的我，穿著學校新訂製、繡有校名、橘色與綠色相間的拔河衣，在老師的帶領下與隊友來到此地，站在拔河賽場的拔河道上。「拉緊！」我的心是否已像旋緊的弦，在摩擦間變得灼燙？是不是已離開了它安適的位置，懸到了喉頭？裁判做手勢「調整中心線」，進入「預備」，很快地「開始！」一局拔河比賽，時長不過不到一分鐘。然而，一分鐘的背後，是一年中每一日扎實的訓練，跑步、背隊友負重跑、蹲馬步、拉灌了水泥的輪胎.....，在那許多上學的日子裡，沒有一日歇息。每一個早自修，我都迫不及待地來到練習場地；有一個可以訓練的時間，老師、三個隊的隊友與我便不懈怠休息。

拔河場上多麼像一個舞臺！舞臺上的我們，不演出外型美麗的角色，甚至可能顯得面容猙獰，但盡力地演出好的角色。運動比賽中完

整的呈現，是團隊上所有人的共同完成。在每個人看來，一個運動隊伍會有主將，有主角，也有配角；個人明星或許存在，但每個人都仰賴其他人，每個主角都依靠拱月的群星，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我們在拔河比賽獲得了名次，我代表上臺領獎，我記得自己的歡愉與榮耀，我感謝，亦愧疚於當時或有的感到被選為領獎代表理所當然。一切成果完成於團體，應屬於每一位隊員、老師以及學校。

國小時的我不太會跳繩，也因此不喜歡跳繩；然而國中時，我不僅喜愛上跳繩，且練習得在同學間數一數二。無數個傍晚，母親與我在住家騎樓或住家對面——國小校園外的行人道——跳繩，成為我一個美麗的記憶。在學校時，體育老師「放牛兒吃草」，經常有讓我們自由活動的時間，當同學們或打籃球，或群聚聊天，我彷彿無隊可歸的羊，找尋可以個人進行的體育活動。跳繩成為我的一個絕佳夥伴。跑操場、搖呼拉圈、投籃練習以及排球自拋自打等運動，亦是我的同伴。跳繩考試時，極快速度掠過的風聲裡，頭髮拂上我的臉，遮住了我眼中的神情。於個人項目體育考試得到最佳成績，是那時候的我，證明自己的其中一個舞臺。

我在高中的體育課，學習過個人及團體的有氧體操，也學習過雙人舞。高三那一年學習「探戈」和「恰恰」，雙人舞考試結束後，體育館成為繽紛的舞池，所有人在舞池中隨音樂翩翩起舞，成為我心中永恆的圖像。上一學期，我體育選修國際標準舞，也因而有機緣在臺

北小巨蛋，欣賞了難以忘懷的比賽和演出。舞蹈表演可謂綜合的藝術。長方形的場中央，既是舞者的舞池，亦是眾所矚目的舞臺。舞王從出場的裝扮、精湛的舞技、彼此無間的搭配，到與聲光、甚至道具的結合，完成一場場最美的呈現，帶給觀者極致的感官享受，須臾的沉靜，以及長久的感動追尋。

構成表演的，有表演者、空間，以及觀眾。當時，主持人屢次地強調臺灣觀眾的熱情，我們觀眾也只好——毫無怨言地——不斷鼓掌。後來，還有觀眾的「波浪舞」，以及「滿天星光」，與觀眾有更多互動的同時，亦體現了「群」的美。當舞王在舞池中上演最後、最動人的表演，舞池外燈光暗下，觀眾們透過行動照明設備的點點燈光，閃爍搖曳，無比美麗，滿天的星光，環繞美麗的、明月般的舞者，身在現場更是照片與影片所不能比。

生命的相遇，就像一個舞台上，在觀眾看來，有主角，有配角，或顯眼，或默默；但對舞台上的人而言，每個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他人都是自己生命的配角。當然，每個人同時也是他人生命的配角。廟宇建築間雕梁畫棟，彷彿凝固的音樂與立體的文學。它的整體和諧而圓滿，而每一局部近而觀之，又有精彩的表現及豐富的故事。其中的每件石刻、木雕、泥塑、陶燒、彩繪及書法等作品，融入了團體中，又保有獨特的自我。

小雪時節的風，在運動場上吹送著愉悅的對話。校園的操場上，

運動的人們，構成了一幅群體的風景，同時每個人也都是一道有故事的獨立風景。在體育的舞臺，「獨」與「群」交織展現了無限生命內涵。冬日負暄，置身人群往來的大道，細柔的風聲裡，陽光流過扶疏枝葉，樹影搖曳，恍若時空的波濤。